



廖文煌

民國五十三年生

大專畢

現職／立邦貨運集團有限公司

作品／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、銀像獎、青溪文藝金環獎、
銅環獎、巡迴文藝管創作獎佳作

記得一九九五閏八月這本書嗎？那天我在舊書攤遇見它泡過水的樣子。

遂想起今年，八月賀伯颱風過境，整座台灣站在風雨中搖幌的情境。其實幾十年來，總以為父親的膚色如濁水溪溪水的顏色，那是堅守在嘉南平原一塊土地上的氣質，有一雙讀過八七水災的眼神。雖然我也是半個農人的身份，對於這片土地卻越來越陌生，像許多年青人從未曾用赤腳向泥土打招呼。所以，原本這首詩是想寫給忘記泥土味道的台灣人。因此剛提筆的時候，我先寫了風雲野火容易複製，青山綠水難以繁殖兩行詩作序。直到洪水從我的血管裏流出來，那夜我陪著膝蓋的風濕站在窗前聽雨，聽說有人在半夜從洪水裏撈到台灣……。

洪水從我血管裏流出來

一

當池中一朵蓮花參透皺眉的含意

青蛙打盹的樣子其實很像一尊舊砲

冷戰結束後脾氣暴躁的世界開始

把核子彈塞在口袋，把戰火點在蠟燭上

把生產過剩的屍體掛在十字架如菸葉曬乾

陽光站在無名指清點浪廢的靈魂

我在一顆砲彈低吟的夏天打嗝

整個下午蒼蠅一直爬在骨灰罈對著死亡笑

傳說凡是背脊扛過海，即屬於台灣史的一部份

去年，解剖一滴虱目魚的眼淚毫無發現

渾然不知風雨如何在一枚繭中懷孕

那天扔掉眼中一把鹽，洪水便從我血管裏流出來

二

若非拿偏頭痛抵抗倒懸的天空，山崩早已竊走森林

而風濕派遣萬匹的痛在我膝蓋集合，且伸出舌尖

去攔截野生海嘯從屋頂跳下來抓走的春天

頂多遺落齒縫間的冷暖與擱置在臉上的乳房，之後

裝在牛皮紙袋存檔，那疊父親從八七水災帶回來的

咳嗽聲，深夜耳朵翻閱竟是一群不快樂的河水

習慣點煙照亮，懶懶散散的額頭讓白髮抱緊

皺紋躺成年輪姿勢宛如長在墓碑上的青苔

閉目七分思索著使用罩眼皮，或是雙眼皮容易安撫

一把火的情緒，魚尾紋曾溶過一堆雪化為月光

我在推想貧血的母親，是否故鄉地下水大量流失有關

譬如關於墳的睡姿與島嶼的茫然，據說只有

時常假借舊傷口咆哮的紀念碑知道

腳骨裸露在外等待救援的橋墩知道

潛伏多年終於落網的輻射鋼筋知道

三

照例中央山脈擋不住的就放假一天

如果颱風是候鳥，想必屬於猛禽這類動物

風眼在高空窺視冷過鷹或雪凝視獵物的眼嗎

坐在你紅唇取暖的下午，我把一句謊言嚥下

剛好單眼相機經過那隻水獸折斷的鐵路旁
聽見一朵雛菊在撕破的土地裏哭泣

果然左眼拉開台灣海峽，右眼推開太平洋

扶起意識搖晃的島嶼，有人在瓦礫堆尋獲摔死的堤防

有人在巨浪揉皺的海岸撿到紅豆衫的屍體

而我則是清洗陽台發現暴漲的溪水來過

其實土石流非暴徒，乃從江湖偷來的草莽個性

把受爭議的神木村搬離水源區

把遭到爛墾的山搬到極樂世界

把棄置的籍貫搬到有人願意誕生的地方

告訴我的是一條嚴重骨折的山路

土石們啊！感激我們的貪婪讓它有機會

試一試，壓抑幾千年的臂力

或許未來需要把整座島嶼扛回去還給渾沌

四

習慣水患的社子島，馬路模仿著長江黃河
麻將桌是一張漂浮的島，指尖從風雨聲中

伸進麻將的腹部，彷彿觸及基隆河濕冷的肌膚

盲腸據說是我們體內的暗礁，幾十年來

雖然推窗的眼睛知道，族譜比堤防還高

有些人寧願放棄籍貫，選擇鄉愁

留下來是我們，繁衍的後代子孫

斷奶後，終於懂得如何與房子與沙發

與彈簧床與夢魘在宿命裏泅泳

所以，溺斃的只是一群
不暗水性的汽機車和家電

五

掛在牆上河圖媿媿敘訴水草在岸邊絕食的故事
鄉愁倘若怕冷，冬夜看見身披霓虹燈的漢子

自然知道苦悶的雨季，除了喝酒或裸睡於空酒瓶
我曾使用顫抖的皺紋掏耳，掏響故鄉暖暖的水聲
遂想起童年，我只認識廢五金

認識戴歐辛，而後文明舉起一把怒火
慫恿我們的命運與貧窮的年代遠離高屏溪

當半百的鼻子念舊，我竟聞到肚臍飄出頹廢的鄉愁
原來畜牧業控制的整條河活著就像吸毒犯，那是一尾吳郭魚說的

而朋友多半來自濁水溪畔，膚色親切如金黃稻穗
刻苦耐勞的肩膀都是沉默的溪水教會的
聽說中沙西螺自強大橋常向返鄉的朋友打聽
受政客保護與眷養的那群濫採砂石的怪手呀
何時會遭到逮捕，送往綠島管訓

六

災後把海洋飼養在水族箱淡化，試圖以人工繁殖浩瀚
直到昨夜才有翻滾的浪花，趴在缸邊陪我聊天：
河水寫在岸上的遺言，所有土地需默念百遍大悲咒
去年落日在淡水河邊散步，經過關渡大橋
突然伸手搔癢，剛好被你們退潮前看見

大甲溪如一尾墜落的水蛇，大安溪不宜垂釣陽光

悲傷的八掌溪證實與初戀情人愛哭鬧無關

還好提及妻子笑容產自尚未污染的烏溪上游

記得談情說愛的時候，下游一群紙尿布飲料瓶

垃圾袋，爭相逆流而上刺探我甜言蜜語虛真

而坐在溪邊的托我吃素的口念些佛號

超渡滅絕的魚蝦，那些芒草真的好瘦

清明節有人通知我大肚溪的水鳥吃壞肚子

對不起，我正在工業廢水殺死的一條

不知名的小河邊焚燒一篇祭文

七

安然於地層下陷，我們是一群思想單純

磚造的平房，所以洪水喜歡這裡的感覺

年年夏天成群結隊，浩浩蕩蕩像避暑的觀光客

然而冰冷的河水啊，你們是一種爬蟲類

善於蜿蜒，拆掉堤防的確比翻牆進來容易

只是何苦抱起橋樑狂奔難道不累嗎

喜歡收集紀念品，凡是舊的或是偷工減料

總以為那驚濤駭浪將整條街景捧住

在夜色中即是一幅好看的水墨畫

至於你們行為如蝗蟲過境，殘害五穀雜糧

迫使農民血汗隨著淚水墜落，這是非常不道德的

若非有生之年，期待能夠列入古蹟保護

因而忍著痛不說，今年我又掉了

一塊磚，在積水不退的名字裏

這是一首台灣環境關懷之作，寫山林砍伐、沙石盜採、超抽地下水、畜牧業污染，以及在河牀燃燒廢五金，導致山崩、土石流、橋斷、水淹、村毀、魚蝦絕跡的災害。作者不僅有相當集中的觀察，出之以細膩的刻繪，更可貴的是，語調溫厚而暗蘊嚴厲的批判精神，在嘲諷奚落人的同時，也表達出求生存無奈的無奈。字行間時見富象徵意涵的景語，閃爍著晶亮的詩的情采。